

话筒前的人生

姚喜双 苏海珍 著

著名播音艺术家**林如**和她的播音生涯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简前的人生：著名播音艺术家林如和她的播音生涯/姚喜双，苏海珍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4

ISBN 7-5043-3494-4

I. 话… II. ①姚… ②苏… III. 林如—生平事迹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655 号

话简前的人生——著名播音艺术家林如和她的播音生涯

作 者：	姚喜双 苏海珍
责任编辑：	牟国栋
装帧设计：	张一山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海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字
印 张：	9.75
彩 页：	4 面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3494-4/G·133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一)	林 如 (1)
写在前面的话 (二)	姚喜双 苏海珍 (3)

第一章 学生时代

童年和天津的家	(1)
在海天辽阔的秦皇岛	(5)
沉浸在书中	(8)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10)
在北京贝满女子中学的日子里	(14)
与祖国同庆	(26)

第二章 初踏播音路

认识播音和三写检讨	(29)
连续播音 90 分钟	(35)
在鞍山台的“摔打”	(37)

在苏联播音	(39)
费寄平的故事	(41)
一气呵成的播音	(43)
怀念托别士	(44)
居苏回忆	(47)
楼上住的是卓娅和舒拉的妈妈	(49)
朋友柳芭·库兹涅佐娃	(54)

第三章 学习借鉴

解说苏联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	(60)
追忆严厉的“老头子”——齐越	(64)
“夏青老师带我播‘九评’中的第‘七评’”	(75)
意外的幸运	(80)
“我对党的认识”	(82)

第四章 “文革”前后

“轰出”播音部	(88)
六年半的编辑生活	(90)
重返播音部	(93)
难得的井冈山之行	(97)
难忘 1976	(108)
1978——又一个春天	(113)

第五章 十年求索

政论性稿件的播音	(122)
收获季节	(126)
林如与《音乐博览会》	(131)
通讯播音创佳绩	(137)
林如与《阅读和欣赏》	(142)
涉足电视	(145)
《阿信》旁白的创作	(147)
解说《让历史告诉未来》	(152)
与刘郎的合作	(154)
解说《西藏的诱惑》	(161)
一盘珍贵的录音带	(164)

第六章 退休生活

业务领域新开拓	(167)
命运的补偿：两次重返莫斯科	(171)
新加坡之行	(186)
“杰出贡献奖”的异国祝贺	(198)

第七章 林如谈播音

基本功要扎实	(204)
播音语言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207)

语言既要讲究艺术又要贴近生活	(207)
个性与风格	(209)
无我的境界	(212)
学人之本	(214)
在工作中成长	(215)
“质朴、含蓄”风格的基础	(216)
不懂尽量弄懂再张口	(218)
关于主持人	(219)
关于“念”和“说”	(220)
关于电视片解说	(226)
播音、主持不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230)

第八章 林如的播音风格

林如播音风格的体现	(238)
林如播音风格的成因	(245)
林如播音风格的启示	(260)

附录

王雪纯谈母亲林如	(276)
林如播音及业务创作简表	(293)

后记	(298)
----------	-------

第一章

学生时代

§ 童年和天津的家

冰心说：“当回忆的潮水一层层退去的时候，平坦而又光滑的沙滩上，总会留下许多海藻和贝壳以及海潮的痕迹。而在这些痕迹里，最深刻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

林如说，童年最大的乐趣不在于被娇惯，而是平静的日子里总能发现乐趣。她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

1935年的5月28日，按中国的阴历推算起来，正好是阴历四月二十六日，林如出生在天津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庭里。非常巧合的是，她和她的母亲两代人的出生日竟然是同一天。林如是她的本名，也是她的播音用名。名字是爷爷、奶奶起的，希望她能事事如意。

林如小时候家庭生活的环境、人物关系和亲友的体系与巴金小说《家》中的情形非常类似，只是时代要晚得多。

在她的印象里，天津的家是一个祥和的家。一大家人住

在一所气派的老式房子里。房间的布局很典雅，家中有许许多多的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叔叔、婶婶。庭院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后花园，树木葱茏、芳草萋萋。因为是和老人生活在一起，每到年节的时候，庭院中总是被装饰得很漂亮，廊柱贴上对联，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林如那时总是翘首盼望喜庆日子的到来——爷爷奶奶的生日、春节、端午、中秋……。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在所有的节日中，林如最盼望的是春节。因为每当春节到来的时候，家里都要摆供，点蜡，晚辈要给长辈磕头，然后孩子们总会得到压岁钱。

林如的爷爷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家之主，因为这个家是他一手置办的。这恐怕也是老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了。她的爷爷叫林晋臣，曾从事过盐务。后来林如听父亲讲起，她的爷爷也不是什么大官，工作的性质有点和现在联系生意的人类似，总是和客户打交道，大概是替经理办事的。林家不是什么大财主，日子过得也不是很奢侈。她的爷爷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林如的父亲是爷爷的长子，叫林维善（1911～1988）。林如听父亲讲起，他从小就在天津生活。在父亲小的时候，林家自己有书房，他就在自家的私塾里读书。中学她的父亲上的是一所十年制的学英语的新学中学。后来，父亲考上了北京的辅仁大学，专攻化学专业。他的英语很不错，那时候他的西语老师是英千里（著名电影演员英若诚的父亲）。1938年，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到秦皇岛耀华玻璃厂从事技术工作。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在当时是一家很大的工厂，最早是比利时人开办的，后来日本人统治，直到日本投降，才

交给中国政府。

林如的母亲叫靳淑诒，也是天津人。母亲是一个不多言不多语，但内心中充满了爱的人。她没有进过学校，但能识字看书。林如则是父母亲惟一的孩子。原本在她之前还曾有一个大她3岁的姐姐，但6岁患脑膜炎夭折了。林如不像现在的小孩子那样把自己的父母亲叫爸爸妈妈，而是叫他们“四大爷”、“四妈”。因为父亲虽然是爷爷的长子，但是按整个大家庭的大排行算下来，他就是老四了。自从她的姐姐死后，奶奶为保林如“长命”，同时也由于她的七叔、七婶没有孩子，于是就让林如认他们为“爹、娘”。而实际上这也只是称呼的改变，因为林如的父母也只有她一个女儿，林如也始终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林如的爷爷早年在北京有一个姨太太，叫王惠珊。她是在林如的奶奶1944年去世以后才来到天津，正式走进林家大门的。她性情随和，富有爱心，因此和晚辈关系十分亲密融洽。林如很喜欢她，她也很疼爱林如。

少不更事的林如则是在爷爷奶奶的溺爱下，不知忧愁地成长起来的。在那样的家庭里，她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种家庭的优越感。例如每当过年的时候，别的孩子从爷爷那儿只能领到一份压岁钱，而她却能领到两份。爷爷奶奶带她上街的时候，她也会经常要一些不该要的东西，有时就连商店橱窗里摆的穿着童装的“模特”娃娃，尽管店里不卖，不是商品，也害得奶奶跟人家说尽了好话，把“模特”给她买回来了。

林如5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连续多天高烧不退，神智昏迷。姑姑买了“跑马”（过去的一种迷信，据说将纸马烧掉，可以将人的魂追回来），而一个叔叔对姑姑的这种迷

信做法持反对意见，训斥姑姑说：“少搞这一套，一点用都没有。”两个人为了林如，在屋外吵了起来。最后，还是将“跑马”撕了。这件事，让林如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为自己焦急的程度。但是，林如小的时候很怕别人吵架，这件事记得深，更多的因素是忘不了叔叔和姑姑为了她吵架。

6岁刚过，林如到了上学的年龄，爷爷便把她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1941年9月到1943年8月这段时间，林如在天津谢公祠小学读完了小学一、二年级。关于这段日子，她好像没有什么记忆了。能够记起的，只是当时一位姓展的先生（当时学校里不称“老师”，而称“先生”，不分男女）宽容了她写的不成为作文的第一篇作文——“牛”。林如说：“还记得我的作文是这样写的：‘牛吃草。牛会耕田。牛皮可以做鞋。牛奶可以喝。我爱牛。’全文共有五个再简单不过的句子，但句句有‘牛’，可以想见，那时候我的理解力还是非常差的。老师让我们围绕‘牛’写作文，我就理解成每一句话里都必须有‘牛’字，结果让老师把我当成可笑的例子，给全班同学讲述应该如何正确的理解。回到家后，我将这件事讲给爷爷、姑姑听，他们也都笑我。”

另一位图画老师则宽容了她的不像图画的图画——“太阳”。图画课上，老师叫她们画出“自己眼里”的太阳。林如想：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图画书中看到过的太阳，都是一个大圆圈里一张笑脸，圆圈外面画上一些短短的直线，现出太阳光芒四射的样子。可是，她觉得“自己眼里”的太阳却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有一圈一圈的光晕的。可是光晕怎么画呢？于是，林如就在一个小圆之外画上一个大圆，用它代表光晕，画了一个觉得不够，就再画上一个，一共在小圆之外

画了七个大圆。太阳在她的笔下就成了机枪的靶子。结果又被老师作为可笑的例子给同学们讲了。林如说：“直到现在，只要一看见靶子的画面，我就会不自觉地将它与太阳联系起来。总起来看，我小的时候真是缺乏艺术潜质。”

林如小的时候，身体很弱，经常闹毛病。有一次，她得了百日咳，奶奶又总是由着她的性子，给她吃医生不准吃的甜食，病总也好不了。于是，她的父亲下决心将她接到了秦皇岛。海边的气候好，人烟稀少，环境又好，可以得到父母的管束。离开了繁华热闹的天津，她的生活环境完全改变了。从那个大家庭里走出来，林如进入了一个完全是三个人的世界。

§ 在海天辽阔的秦皇岛

林如在秦皇岛这座滨海城市读完了小学。这段日子，给她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使她感到温暖亲切，父母对她的爱是含蓄而又无微不至的，没有过分的抚爱，没有过多的夸奖；但同时，也没有严格的约束和严厉的责备。在这样的家庭里，林如感到宽松快乐，无忧无虑。

林如怀念开滦女子小学，在那里她从三年级读到小学毕业。她至今还记得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十分怀念那里的海滨。童年时，她曾不止一次地到海里拾贝壳，喜欢一个人坐在沙滩上看东山上的灯塔；她也忘不了离自己家不远处小小的基督教堂，那里经常传出幽雅迷人的歌声……有好多事、好多事、好多情景都是她一生难忘的。

和天津的生活比起来，这里的生活多了一些“洋气”。

秦皇岛是一个很小的海滨城市，京山铁路从市中心穿过，形成道南区、道北区。道南区由于一直有比利时人或日本人居住，因此带有一点儿殖民地色彩。居民住房也比较“洋”气，有小教堂，有西餐馆，也有卖日本商品的商店。林如的家是道南区的一座两道院子的平房。向阳的长长走廊非常明亮，院子的围墙很矮，林如常常踩着砖头向外张望。她的父母从来不表扬她，但同时也从不大责备她；不但人前不夸，背后也不夸。他们的爱非常理智。多年以后，当林如长大，她深深地体会到了父母的深意：不责备，让自己觉得宽松；不表扬，让自己在感受到生活优越的同时，从来不趾高气扬。母亲的爱也是默默的，她经常亲手为林如做各式各样的小衣服和鞋子，总是让她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但是母亲也从来不会满足她的不合理要求，每当林如做错事情时，母亲都是很平和地教育她，不像爷爷奶奶那样顺从她。

在秦皇岛的时候，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每当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林如的母亲总是重复地给她讲圣诞老人的故事：“……每年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圣诞老人会到每个孩子家里去，要是这孩子听话，是好孩子，圣诞老人就会送给他一份礼物；要是不听话，就不给了。”于是，第二天，林如的枕边就会出现一小包礼物。当然，这是母亲鼓励她学好的一种方法。在学习上，林如的父母从来没有提出过让她去争第一的要求，而是觉得自己的孩子中不溜儿也行，所以林如从来都没有学习上的压力。当她后来自己也有了孩子，父母的做法便开始在她的身上延续。林如的三个女儿读书时，都是偏科很厉害，算术成绩比较差，尤其是小女儿王雪纯。有一次，她的数学又没有及格，她的同学们担心她会受到家长

的批评，就说：“我们陪你回家吧，要是你妈妈冲你发脾气，我们就帮你说说情。”结果，三四个小女孩跟着雪纯回家了。当时林如正在厨房里做晚饭，雪纯走进来对她说：“妈妈，我今年暑假得补考。”林如问道：“是算术吗？”雪纯点点头。林如说：“行，那你自己好好准备一下。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是数学老不及格。”雪纯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她的几个同学嘁嘁嚓嚓地说道：“你妈妈真好嘿，你妈妈真好嘿！”在林如看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真的没有必要求全责备。在这一点上，她受父母的影响很深。父母对她要求不苛刻，她对自己孩子的要求也不苛刻。

1943年9月，林如进入秦皇岛开滦女子小学读三年级。在那里，她仍然表现出很强的特殊感和优越感。按照学校的校规，学生必须穿校服，梳短发；林如虽然同意穿校服，但坚决不剪小辫儿，甚至为此不愿上学，弄得父亲没有办法，跑到学校和校长说情，校长说：“那就让她先梳着小辫儿吧，过一段再说。”于是林如就成了全校惟一的梳小辫子的人。因为自己不会梳辫子，所以总要麻烦母亲。学生们早上上学很早，有时天不亮就得起床，林如每天早上都要跑到母亲的床头边，半蹲下身子，让她为自己扎辫子。好在后来学校里兴起了童子军装扮，林如因为对童子军很好奇，于是主动要求剪掉了小辫子，和同学一样穿上了童子军装。总算是省去了母亲的一份辛苦。那时，在别人眼里林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而她自己却一点儿也不以为然。

关于对父亲的记忆，因为林如小时候和父亲相处时间不长，一直与爷爷、奶奶、姑姑生活，后来到了秦皇岛，也只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就又到北京上中学了，所以没

有太多的记忆。在她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跟自己说过“不可以”，使得她从小就感到很宽松，自然父亲偶尔对她说哪件事不可以做，林如也就听话不去做了。父亲是很和善厚道的人，同时也有他特有的幽默。

在秦皇岛上学的时候，林如每年暑假都要回天津，在临开学的时候再回来。父亲每次都要到车站接她。有一年寒假，父亲接林如回来，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悄悄地对林如说：“我先进去，你在门口等一下再进去，别出声。”父亲一进门，就对林如的妈妈说明：“真糟糕，没接到。”没想到，父亲的话音刚落，林如就立刻冲了进去，她心里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样妈妈多着急啊！”林如进门之后，房间里立刻充满着一片温馨。那一刻，她感到父母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原来像父亲那样严肃的人也会和妈妈开玩笑。这种情形在她的脑海里印象非常深刻。

§ 沉浸在书中

海天辽阔的秦皇岛给了林如自由的空间。但是，当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新鲜感觉过去之后，在这种自由之中，小林如也感到了一丝孤独和寂寞。林如是家中的独女，在秦皇岛除了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之外，她在家里是无法找到玩耍的伙伴的。爸爸永远在忙工作，妈妈总有她要干的事情，保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也不可能和她有太多的交流。家中的院落不算小，这更让她觉得空旷冷清。父亲开始陆续地给她买回一些课外书籍让她阅读。这一下不要紧，林如很快就不再感到寂寞了，她开始有了新朋友——书。一开始，林如

还只是看父亲为她买回的儿童读物，可是慢慢地，她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大、越来越浓，远远超出了父亲所料。

那个时候，父亲总是给她买好多书回来。当然，他为林如买的都是一些适合小孩子看的中外儿童读物。但家里有些并不适合她看的书，例如《啼笑姻缘》、《红杏出墙记》这类言情小说，她也看。林如说自己印象最深、看了不止一遍的是巴金的《家》、《春》、《秋》。因为她喜欢把书里的人物和自己天津的大家庭去对号。同时，书里人物的所思所想，尽管她还不大理解，但是不由得引着她去思索。

林如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她阅读白话的经典名著，其中不识的字、不懂的词语不算太多。从此，她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大大增加。多年以后，林如在回首童年时的这段光阴时，说道：“多读些书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使自己能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许多文学经典的内容和情节能激发自己对一些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引导自己进入想像的境界。”

在开滦小学，林如非常崇拜她的老师。她们的校长为了教育事业，一辈子没有结婚，始终是短发齐耳的男人装束，也从来不打扮。老师们都非常地爱孩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敬业。老师们教学生们学唱歌，背诗词。唱歌要先学会识谱，唱时会分成二、三声部合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林如说：“很多非常好听的老歌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每天的晨练结束，有一位叫于芬的老师还要给同学们讲述一段文学著作。《苦儿流浪记》的故事就是在那时听到的。现在想来，小学时候接受的美育教育对一个人素养的熏陶和培养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老师们的敬业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对林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候起，她就

对老师产生了一种敬爱之情。

林如自小语文基础很好，虽说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不称其为作文的“作文”——“牛”，在班级上闹出了大笑话，但是到了秦皇岛，通过文学作品的滋养和熏陶，林如变得文思敏捷起来，作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她懂得了，作文就是要把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慢慢觉得自己总爱有想法，总有什么想说出来。这时候，作文课对她来说，不再是负担，而成为一种乐趣。每次，她都期待着老师出题目。作文中每次也总有一些好句子被老师圈圈点点，有时还作为范文在班级传阅和朗读。

秦皇岛的这几年，林如在读书中成长，但她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其间，中国人民正在和日本侵略军进行着殊死搏斗，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45年，林如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是一个永远忘不了的日子。林如说：“那一年，我刚好10岁。日本人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兴奋。那天，父亲上班去了，母亲在房间里干活，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上面写着：日本于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我不知为什么，就是想把那段消息背下来。一个人在院子里一遍遍地大喊：‘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喊过之后，静下

心来再一想，自己其实竟不懂得‘无条件’是什么意思。现在想起来，当时恨日本鬼子，并不是因为自己对全国的形势有多关注，而是因为在我上学的路上经常要遇到一群可恶的日本孩子。你时刻都要做好准备，防止他们无故地欺负你。每次在上学路上碰到被追赶时，我总是很费力地跑过一段沙滩才能躲过他们，而每一次当我跑过又长又软的沙土地，都会累得精疲力竭。”

日本投降的那一天，秦皇岛市里大批的日本人（有的就是林如家附近的邻居），从天不亮就拖家带口地弃家而逃，跑向码头。家眷们穿着木屐，边哭边在柏油路上奔跑，鞋底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街道上丢弃着箱子、衣物，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他们的惊慌和恐惧可想而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林如说：“我真想跑出去看，但是又不敢。于是我就搬来一个小板凳，在自家的院子里，踩着板凳，趴在矮墙上，目不转睛地向街上瞭望。”林如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逃跑的日本人的后面，还跟着一群中国人，日本人怎么跑，他们也模仿着他们的动作跟着跑，但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是“跟”而不是“追”。这些人中有工人，有学生，有市民……他们并没有对这些日本居民有什么报复行为，只是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起初，林如感到有些奇怪，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后来看着看着，她纳过闷儿来了：原来这些中国人并不是想追上那些日本人，只是想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上了船，是不是真的离开了中国的土地；他们只是想弄明白：这一次，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扬眉吐气了。而林如看到日本人逃跑，高兴的只是因为那群可恶的孩子终于走了，她上学再也不会受到威胁了。